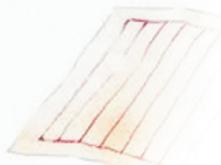




齐迹



丹青描绘的人生

□ 孙元礼

走进翟丕安先生的画室，偌大一个书架，整整挡去了一面墙，上面塞满了画册、中外画家专著、文学名著等。另一间，一张画案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空间，上面摆满了文房四宝、挥毫泼墨用的各种画纸，以及刻章用的各种石料、刀具。茶几、几把圆木椅，全是传统的古老样式。墙上的山水画和书法作品令人久久不愿移目。从踏进门槛的那刻起，喧嚣仿佛被掩到了门外，心顿时沉静下来。

英国18世纪肖像画家、英国皇家美院第一任院长乔舒亚·雷诺兹说过一句话：“屋中有画，等于悬挂了一个思想。”丕安先生从少年起，笃志不移，苦心孤诣地探索在艺术这块广袤而又诗意的土地上，妙笔绘丹青，也描绘着自己的一生。

丕安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，父亲走南闯北，吃苦耐劳，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工匠，尤善于在石壁上雕刻各种图案、花纹。母亲是满族人，出身于书香之家，从小读书。童年时期的丕安，耳濡目染于父母的言传身教。夜晚，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母亲手持线装古诗词读本，一句一句教儿子诵读诗文。儿时的启蒙教育点拨了他的成长，为他植入了优秀的基因，使少儿丕安扎根沃土，拔节生长。

1963年，丕安考入淄博二中读初一。那时，他家的生活同农村多数家庭一样穷苦，吃饭要靠一半粮食一半野菜充饥。母亲精打细算，首先保证丕安的伙食。每到周日，母亲坐在灶前，摊玉米或者高粱煎饼。下午，丕安和村里的其他伙伴，背着一摞煎饼，带着咸菜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土路步行20里地，夕阳余晖洒满淄河的时候到达学校。一年下来，不知多少次蹚过淄河，他看着淄河在蓝天下转过山脚，弯过村庄，从杨柳的树影下欢快地奔流，望着这秀丽的山水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冲动，想用画笔把它们描摹出来。

激情，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它点燃了丕安生命中潜藏的原动力。在少年丕安心中，已经埋下了燃烧的种子。在学校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。班主任赵涵义老师深深喜

欢这个瘦瘦的少年，向图书馆借了《齐白石画册》给丕安临摹。这本书不对学生出借，只有教师才可借阅。这是丕安读到的第一本画册。后来，丕安去逛源泉书店，看到了一本《花鸟画谱》，爱不释手，虽然只卖两元，他却囊中羞涩，不能支付。无奈，只好利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，小步跑着去书店，一直看到书店打烊，店员催说两三遍，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一位同村学兄知道后，借给他两元钱，圆了丕安的痴书梦。

后来，丕安进入淄博师范读书。这里成为他学习书画的起跑线，并遇到了启蒙老师徐金堤。丕安在师范学习期间，其勤奋、执着，其绘画水平，在同学中秀出班行，深得徐老师青睐。徐老师谆谆教导，叮嘱他“老老实实学艺，清清白白做人”。这两句嘱托成了丕安的座右铭。

之后，丕安考入山东艺术学院、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，师从李行简教授，国画技艺更上一层楼。

求学期间和假期，丕安去全国各地写生。中国画家讲究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知行合一。从喀纳斯湖畔、雅鲁藏布江大峡谷，到海南岛的热带雨林，都留下了丕安的足迹。黄山的怪石、奇松、云海，太行山的峥嵘群峰……大地的壮阔豪迈所呈现的无穷尽的时空之美，滋养了画家的浩然之气，积蓄了画家生命的力量和创作激情，开阔了画家山水审美情怀，使画家品味出自然造化、物我同化的境界。这为丕安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不可撼动的桩基。

2007年6月，丕安只骑一单车，从淄川出发，经聊城出山东进入河南、山西、陕西，到达西安。风吹雨淋，一天一个汗透，涉程1000多公里，沿途浏览名胜古迹、名山大川，探幽寻秘，亲近自然，观察、体验大自然中蕴含的美感，从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中感悟灵性，攫取了大量的素材。

在此期间，丕安的若干幅速写《古装戏》《六和塔之春》等被《当代速写集》《世纪素描精品集》收入出版。1985年12月，《崂山速写》于山东艺术学院展出。

国画大师李苦禅在谈

到书画美学时说：“不懂书法艺术，不练书法，就不懂大写意和写意美学。”书画同源，画中有书，书中有画，两者相互融合、贯通，既风格独有，又相得益彰。丕安深得其妙，在画画的同时临帖，苦练书法，楷、隶、行、草、篆均涉猎，其中草、篆独放异彩，为以后的篆刻储足了源头。

丕安一生倾注于教育事业，在三尺讲台耕耘了40余年，为社会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。

在口头中学、淄川第二职业中专，他是一位忠于职守、勤勤恳恳、满腔热情教书育人的优秀美术教师。讲台上，他深入浅出，倾情讲授。学生全神贯注。有爱好画画的青年，请求听课，丕安一时圈粉无数。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如饥似渴的学生们。他知道这些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，家庭并不富足，背负着上辈人的希望，希望通过上学一方面造福社会，一方面改变自己及家庭的贫困处境。丕安每每看到学生渴望求知的眼睛，总觉得一股力量在心中涌动。他不仅传授知识，对家庭困难的学生也是无私帮助。学生乔建国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，家庭无力缴纳学费。丕安知道后，立即赞助1200元，这是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。

王善祥，在上海一设计公司任职。他读高中时，父亲去世。他说：“翟老师帮了我很多，还激发了我对艺术的热爱，挖掘了我内心深处巨大的精神力量，他对我影响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了我的父亲。”

丕安不断探索美术教学的内在规律，其论文《浅议职业高中美术教学与任务》获1995年淄博市优秀论文一等奖，还有多篇文章发表于省内外报刊。

暑来寒往，丕安送走了六届高中毕业生，60多名学生考入中央美术学院、天津美术学院、西安美术学院等高等院校。这些学生接过了丕安的接力棒，为艺术之美的传播而奔走。

教学之余和退休后，丕安一直坚持国画、书法创作和篆刻。

丕安先生是一位葆力之士，为工作、为创作常常夜而忘寐。几十年的力学笃行，金石为开，成为活跃

在书画界的后起之秀。

艺术是人性的影子。丕安所信奉的敬畏自然的人文理念，寓于绘画之中，既继承传统，又要提升中国画的审美情趣，以此为模，创作了许多作品。《孔子见老聃》受邀赴“孔子文化节”展出。《黄山北海烟云》获第五届“黄山杯中国当代书法美术摄影大展赛金奖”。《赵佶燕山亭词意图》获“中国电影百年书画大展”优秀奖。1995年为山西元宵灯会制作徽标。1998年为第五届山东省服装年会设计徽标。许多作品于省内外参展，并被各地博物馆、艺术馆收藏。

山东艺术学院韩志录教授对丕安的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。他说，丕安“以其独到认知和实践将笔墨形式赋于纸素，作品《大宁河》系列，《黄山云海》《岳阳烟云》等就是在他速写的基础上几易其稿完成的，正可谓‘搜尽奇峰打草稿’，同样也是画家‘澄怀味象’‘迁想妙得’的具体感悟和体验。在作品《云涧泉韵》《大宁河》中，画家以略带俯视的角度构图，远山含黛，整体的画面以青绿为主色调，近景峰峦叠翠，云烟秀逸，构图不求齐险，用笔用墨苍润相济，用线则如篆籀，瘦劲可观，笔意轻若游雾，华艳而飘荡，显示出一种清韵淡静，气韵生动之美。”他还说，“纵观丕安先生近年来的山水画作品，我把他的艺术特征概括为：‘清静’‘素雅’‘致美’。”丕安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坚持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，逐渐形成了自有的书画风格。画家独有的风格，是画家成熟的标志，是画家长期摸索、实践的结果，是画家多年心血的结晶。

丕安的书法、篆刻也成果斐然。

2021年，《翟丕安作品集》出版。

画品即人品。丕安为人处世磊落、豁达，秉性耿直，嫉恶如仇，淡泊名利。中年后，常常留一山羊胡挂在瘦削的脸上，沉稳、优雅；细高身材，如竹之挺拔清秀。他行走在人群中，你一眼就能挑拣出来。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平凡的人，把日出日落的灿烂美景记录在人生的每时每刻，献给了他的学生，献给了倾其一生的书画。

记忆中的“拉磨子”

□ 邵祺昌

传统农活有推小车、出大栏、耨茬子、耕地、耙地等，有一种古老的农活却是一般村庄所没有的，那就是“拉磨子”。

冲山山脉的石质属于石英岩，是生产石磨的好材料，而石磨是磨制煎饼糊糊不可缺的器具。相信在以煎饼为主食的地区，60岁以上的人都干过推磨这种家务活。

生产石磨一般需要三道工序。第一道是最基本的，就是上山采石打磨，这时候的石磨叫“磨坯子”，即圆形粗糙的石磨雏形。第二道工序是把“磨坯子”运到中介加工地或售卖地。比如，我们村把“磨坯子”运到王村火车站准备外销平原地带，这“拉磨子”就是运输的一部分。除了打石磨这个技术活之外，把石磨从山上的石窝里运出来就需要大智慧了，因为这一盘石磨就有几百斤重，上下两盘石磨小者四五百斤，大者七八百斤呢！第三道工序就是石磨深加工，即加工成可以磨煎饼糊糊的成品磨，也叫“做磨”。“打磨”“运磨”“做磨”三道基本工序，缺一不可。

在上世纪50年代胶轮手推车推广使用前，石磨的外运一共分两道程序，第一道程序是“放磨”，就是把石磨运到山下的平坦之处，然后再考虑车载牛拉的问题。这石磨做好以后，石匠们要把每盘石磨顺着既定的“磨道”滚到相对平坦的地方，这个活既要有力气，还要有技巧，弄不好石磨就会滚出“磨道”，那就需要重新把它滚到“磨道”上。一旦石磨磕损而成了废品，那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另外，石磨是从山上的石窝里自上而下滚的，陡峭之处速度很快，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。

把石磨运到山下后，就要准备将其车载牛拉运到火车站，这是第二道程序。那时候没有胶轮手推车，用木轮车运既笨重又费力，石匠们就用牲口拉，所以就有了“拉磨子”这个词。石匠们先把一对石磨“嵌连”在一起，就是在石磨中间镶铁轴的地方，先用柳木作木轴把两盘石磨紧紧地“嵌连”在一起，再在石磨外面安上“木椽子”，这“木椽子”有铁轴，铁轴正好穿在石磨两侧中心的窝里，一对石磨被套在了“木椽子”上，就可以用牲口拉着上路走了。

因为大史村南的放牛沟是上下南山的主要通道，所以那放牛沟成了“拉磨子道”，出了大史村向西一直到曹古村的“赶集道子”也是“拉磨子”的主要通道。那些石磨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东倒西歪慢慢前行，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沉重响声。“木椽子”后面的一侧镶着一个木把子，拉磨的人扶着这个木把子掌控着石磨前行的方向，这也是个技术活，弄不好不是崴了木轴就是散了架。“木椽子”前面套上老黄牛，牛在人的吆喝声中缓慢前进。

后来有了胶轮手推车，人们用手推车就可以去石窝里装载石磨了。我在村里干活的时候，就经常用手推车从石窝里直接向王村或临池火车站送石磨。“拉磨子”自此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bl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